

百味人生

美妙钢琴曲似的母爱

◆ (美国)凯蒂·奎格蕾 李威(编译)

此刻，我的双手已经满是汗水了。我紧紧地拿着我的那本钢琴曲谱，生怕它会被别人抢走似的。在我这七年的生命旅程中，我从没有像此刻这么紧张过。

在这之前，我的钢琴老师曾问我，能否在今天晚上举行的全校文艺汇演上进行首场演出，为大家弹奏一曲。“我多么希望自己当时没有说行啊。”我想。假如我在弹奏时，看乐谱看错行了怎么办？或者我弹错了琴键怎么办？假如我弹的全都驴唇不对马嘴该怎么办？

但妈妈一直鼓励我勇敢地上台表演。“亲爱的，你很有天分，”她温柔地说，“你应该勇敢地去参加。”此刻，我和妈妈正坐在学校礼堂观众席的最后边。

“可我感觉糟糕极了。”我小声地对妈妈说。妈妈紧紧地握住了我的小手。这时，礼堂里的灯光开始暗淡下来，而我却开始哭了起来。妈妈温柔地吻了吻我的脸颊，轻轻地推着我向舞台上的钢琴走去。

我缓缓地从那一排排洋溢着快乐的家长旁边走过，心中忐忑不安地想：“我这样的状态怎么能弹《欢乐颂》？”此刻，我哪还有一点儿欢乐的感觉，我能感觉到的就仿佛是自己被送到了校长办公室挨批一样。

走上舞台，来到钢琴前，我端端正正地坐在了琴凳上，然后打开了乐谱。我的钢琴老师就站在距离我不远的地方，正微笑地注视着我，目光中充满了鼓励。“好吧，那就开始吧。”我边想着边弹起了第一个音符。但什么声音也没有。这是怎么了？我连忙再弹了一次。仍旧是什么声音都没有！

那一刻，我惟一能够听见的就是从后台传来的混乱的脚步声，不一会儿，我那委屈的啜泣声也加入了其中。接着，我猛地一下跳下琴

凳，飞快地跑下舞台，扑进妈妈那张开的怀抱之中。妈妈紧紧地抱着我，快步走向我们的汽车。

回家路上，我一直在“呜呜呜”地哭泣着。到家后，妈妈把我领进了她的卧室。我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因为我们每次都是在这里谈话的。这时，妈妈蹲下身来，以便能够水平地注视着我的眼睛。“凯蒂，我为你感到非常骄傲，”她温柔地说，“今天晚上虽然你没有弹奏，但也没有什么不好。”

听了妈妈的话，我不禁感到大惑不解。这时，妈妈坐到了床上，并且把我抱到她的大腿上。“今天，虽然你上台表演是鼓足了勇气的，但重要的是，你努力地去尝试了，”妈妈语重心长地说，“对我来说，这就已经足够了。”说完，她张开双臂环抱着我，紧紧地，紧紧地……

那天晚上，我带着妈妈对我无限的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大早，妈妈告诉我，我的钢琴老师昨天给她打来了电话，告诉她说，学校的钢琴是电动的，在我表演时，钢琴没有接上电源。在接下来的演出中，他们才发现了问题，没有再错下去。闻听此言，我顿时感到轻松极了。

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那天晚上，当我走上舞台坐下来演奏时，妈妈的脸上洋溢着自豪的光芒！的确，对我来说，最困难的就是尝试，同样，那也是最重要的事情。令人感到自豪的是，我做到了。

如今，当我再次把手放在琴键上时，《欢乐颂》那美妙的乐曲顿时响彻了整个礼堂，那跳动的音符就好像要飞向空中，一直飞向那天堂中的天使一样……

虽然，我的妈妈也早已成为了那些天使中的一员。但她教给我的那些人生道理和她那饱含爱意的双臂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 反击

（印度 西亚莫汉）

水果色拉

◆ 韦盖利(编译)

只用一个苹果不能做出水果色拉，只用一个梨也不能做出水果色拉。所以有一个苹果的人对有一个梨的人说：“我们用我的苹果和你的梨一起做水果色拉吧！”

有一个梨的人对有一个苹果的人说：“这个建议不错，但我们先去找一个有香蕉的人吧。”

有一个苹果的人说：“我现在很明白。用我的苹果，你的梨，和另一个人的香蕉，我们将可以做出水果色拉。但我喜欢水果色拉里有葡萄，可我们没有葡萄。”

有一个梨的人说：“我有办法了。我们用你的苹果，我的梨，另外一个人的香蕉，然后我们一起去找一个有葡萄的人。”

有一个苹果的人问：“当我们看到有葡萄的人时，该怎样跟他说？”

“我们可以说：‘有一串葡萄的人，我们很想做水果色拉，我们有一个苹果、一个梨、一个香蕉，但我们没有葡萄。如果可以，我们一起来做水果色拉吧，我们用你的葡萄和我们的苹果、梨、香蕉一起做水果色拉。’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出我们梦寐以求的水果色拉了。”

突然，有一个苹果的人记起他也喜欢西瓜。所以，他跟有一个梨的人说：“我们有梨、苹果、香蕉、葡萄，但我们没有西瓜。”

有一个梨的人说：“我们已经谈论太长时间了，天黑了。天一黑，有香蕉的人、有葡萄的人和有西瓜的人都睡着了。我们到昼夜营业的超市去买做好的水果色拉吧。”

有一个苹果的人生气地问：“你为什么不早点说这句话呢？”

悲伤照片

那是 15 年前初春的一天，天色阴沉，树木刚刚抽芽。我当时是一名年轻的警察记者，开车来到了一个车祸现场。据广播员说，一个上年纪的男人开着卡车在自家门口倒车时，不小心压在了他的小孙女身上，孩子受了致命伤。

我在一排警车旁停好了车，这时我看到一位个子不高、穿着棉布工作服的白胡子男人正站在一辆卡车附近。几台摄像机对准了他，记者们纷纷把话筒伸向了他的面前。他看上去完全惊慌失措了，结结巴巴地回答记者们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只是动动嘴唇、眨着眼，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过了一会儿，记者们放弃了采访，跟着警察走进了一间白色的小房子。我至今记得老人绝望地低头看着车道上，孩子曾呆过的地方。房子旁边是新开出的一块花圃，还有一堆深色的种植土。

“我想把车倒到那里，给地培上好土。”他对我说，虽然我没问他什么。“我根本不知道她在门外。”他的手伸向花圃的

◆ (美国)詹姆斯·梭姆孙开元(编译)

方向，然后又垂了下来。他陷入了悔恨中，我则如同所有敬业的记者一样，走进房子，看有谁能提供几张出事孩子的近照。

几分钟后，我的口袋里装着一张可以在演播室展示的孩子的可爱照片，走向了厨房，警察们说孩子的尸体临时停放在那里。

我来时带了一台相机，大个头、功能多，一看就是记者常用的相机。孩子的家人们、警察、记者和摄影师们都已从房子里退了出来，站在院子里。我走进厨房，看到里面摆着一张塑料贴面的桌子，桌子上躺着孩子的小尸体，身上裹着一块干净的白被单。孩子的爷爷坐在桌子旁的一把椅子上，他没注意到我在的在场，只是失神地看着白布中的尸体。

屋子里一片安静，只能听到钟表在响着。这时，我看到这位爷爷缓缓地探身向前，伸出一只胳膊，抱住了桌上的小身躯，然后把脸贴在白布上，一动不动。

在那个寂静的时刻，我知道正是一张有获奖水平的新闻照片可以拍出的时机。我对好光

最棒的事

心灵驿站

◆ (美国)保罗·凯勒 庞启帆(编译)

活动期间，鲁弗斯有时的确令派斯特很讨厌。因为鲁弗斯时不时就惹麻烦。但多数时候，他们一起做游戏，一起开怀大笑。

活动的第六天吃晚饭时，鲁弗斯坐在派斯特的左边。他们边吃边聊天。最后，派斯特问鲁弗斯：“这次活动你觉得最棒的事是什么？”

当他问其他学生同样的问题时，他们可能会说是吃过的一顿美餐，见过的某种动物，一次尽享自然的穿越森林甚至是老师所犯的一个错误。

但鲁弗斯的回答却与众不同。“洗澡。”他说。“洗澡？”派斯特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对呀。”鲁弗斯笑着答道，“只要你想洗澡，随时都有热水。”派斯特苦笑着摇了摇头。他从事教育已经 20 多年了，但他觉得自己有时还是不太了解这些学生。

很快，除了琼斯，其他学生都吃完饭，离开了餐桌。据派斯特所知，琼斯与鲁弗斯是好朋友。

“琼斯。”派斯特说，“我真的不敢相信，与实践营里这么多有趣的活动比起来，鲁弗斯竟然更喜欢洗澡。”

琼斯抬头睁大眼睛看着派斯特说：“老师，他妈妈的一房子里没有淋浴设备。他们一家就住在房车里。他们一般去附近的汽车旅馆洗澡，为了节省开支，一周才去两次。”

原来如此。就像 2 加 2 等于 4 一样，一切疑团都迎刃而解，包括鲁弗斯的旷课、迟到及眼下他对洗热水澡的热爱。这一切与鲁弗斯的成长与生活环境不无关系。派斯特希望自己从此以后能与鲁弗斯有更多的沟通，更融洽地相处。他更希望鲁弗斯的成绩能有所提高，不再旷课。并且，派斯特下决心把每年一次的科学实践营活动不间断地办下去。因为，在科学实践营活动中能学到很多东西——不仅是学生，也包括他自己。

圈，调好焦距，安好闪光灯，然后举起了照相机，选取拍摄角度。

场景中每一个细节都是完美的：爷爷穿着朴素的工作服，他的白发在光线的映衬下闪闪发亮，孩子的身上盖着白被单，窗户旁边的墙上挂着两只世界博览会的纪念盘，陈设简单的屋子里的这一切都衬托出一种凝重的气氛。从屋里可以看到警察在外面检查着那辆肇事卡车的后轮胎，孩子的妈妈和爸爸互相依偎着站在一旁。

我不知道在屋里站了多久，就是按不下手中的快门。我非常明白这张照片拍出后将会具有的震撼性效果，职业意识告诉我拍下它。但我不忍心让闪光灯去打扰这位可怜老人的哀思。

许久之后，我还是放下了手中的相机，悄悄走出了屋子，心里怀疑自己是否还有当一名记者的资格。当然，我从没告诉过刊物编辑或记者同事，我曾错失了一次拍摄绝佳新闻图片的机会。

我们每一天都会在电视新闻和报纸上看到身处极度悲痛和绝望的境遇的人们，有时候，我一边看着新闻，就会想起那次放弃拍照时的情景。

至今我依然认为，我当时做对了。

在遥远的非洲有这样一个部落，当女人知道自己怀孕后，会邀上几个好朋友一道来到一望无际的原野，边向上苍祈祷，边静心谛听，沉思冥想，直到听到某种声音——她们确信那就是肚子里那孩子的歌声。她们认为每个生灵都有自己独特的心声，有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当女人们在一起酝酿好了以后，她们就大声地把这首歌唱出来。然后返回部落，把这首歌教会给周围的每一个人。

◆ (英国)艾伦·科汉 张维(编译)

在这个孩子降临人世的那一刻，部落里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唱着这个孩子的歌。后来，孩子第一次上学，村民们又聚集在一起唱孩子的歌。等孩子长大行成人礼时，人们再次聚集在一起唱他的歌。婚礼上，他或者她仍能听到自己的歌被大家放声歌唱。最后，当这个生命即将告别这个世界，家人和好友又聚集在床前，就像当年诞生时一样，大家用他自己的歌把他送到另一个世界。除了一些重要的时刻，如果他犯了罪或行为不轨，村民们就会让他站在村子中央，把他围成一个圈，然后开始唱他的歌。

◆ (英国)艾伦·科汉 张维(编译)

这些部落的人们认为，使人改邪归正并非靠处罚，而是通过爱、通过唤醒他原来的记忆。当你记起自己的歌，就不会再做任何伤害别人的事情。

真正的朋友、爱你的人是知道你的歌的那些人，当你忘记了，他们会为你大声唱出来，让你找回自己。也许你并没有生活在那个围着你唱歌的非洲部落，但每个人都有首属于自己的歌。当你在生活中感到困惑时，在人生的途中感到沮丧时，请一定要静下心来，仔细聆听你的朋友为你唱的歌。只要能听到自己的歌，你就会找到回家的路。

他们歌唱你的歌

◆ (英国)艾伦·科汉 张维(编译)